



“不可忘记阶级斗争”小丛书

地主发家的秘密

DIZHU FAJIA DE MIM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小叢書

地主發家的秘密

本 社 編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地主发家的秘密

本社編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81（中、高）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 2/3 字数 23,000

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15

定价：(4) 0.10元

告小讀者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這套小叢書，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。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？

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五年了。十五年前，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，都還沒有出生，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，知道得很少，或者一無所知。在舊社會里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對農民、工人進行野蠻的、殘酷的剝削和壓榨，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，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；他們雇用工人勞動，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，使自己變成大富翁，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、不如牛馬的生活。同時，舊社會的反動政權，又代表剝削階級，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。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、階級剝削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忘記掉。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



里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，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，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，向他们进行斗争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。

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，每一个故事前面，都附有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的物证。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。

在《地主发家的秘密》这本书里，集中揭露了地主阶级霸占土地发家致富的种种罪恶方法，戳穿了他们所说的“劳动起家”“勤俭起家”的骗人鬼话。

編 者

目 录

告小讀者

一个木雕像	1
石碑血泪仇	13
一户地主的发家	25
七千个銅錢	37
“吸血鬼”杨掌高	46



一个木雕像

小朋友們，上面图里是什么东西？你們一定看得出来：这是一个木雕像。那个騎馬的人，头上戴着一頂古里古怪的帽子，身上穿着一件长袍子，脸上看不出一絲笑容，好凶惡的样子啊！請不要弄錯了，这不是玩具，也不是古董，而是一件血泪斑斑的罪証，它記下了剝削階級一桩罪惡活动。如果你們要問：这个木雕像是从哪儿来的？它是怎么样一回事？那么，就請讀下面的故事。

事情发生在明朝初年，离现在有六百多年了。那时候，在湖南省隆回县的一个山区里，居住着许多勤劳勇敢的农民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落后的生产工具，把荒山荒土开垦成良田，种上庄稼，养活一家人。当然，他们的日子并不安静，山上成群的老虎、豹子和豺狼，经常跑下山来拖走他们的牛羊，糟蹋他们的庄稼，给他们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的威胁。可是，农民最痛恨的，还不是这些野兽，而是比野兽更加凶恶的地主恶霸。当地恶霸地主魏万一，就是一只吃人的老虎。

魏万一是个血手起家的大坏蛋。据说这家伙劳动的本领一样也不会，武艺倒练得不错，玩刀舞棍，骑马射箭，样样都来得。就凭这手功夫，加上他上面勾结了县府（反动的地方统治阶级），在帮会（流氓集团）里也有他的亲信爪牙，因此他在乡下耀武扬威，欺压群众，打人骂人是经常的，别人却不敢惹他。

开头，他的家业并不太大，在当地的地主行列中，只能算得中等水平。这点，他是不满足的。他认为，田地越多越好，家财越大越好，有了万贯家财，不



光自己吃不完，用不完，可以享乐一輩子，就是子孙后代也能騎在农民头上显威风，享受荣华富貴。因此，他天天敲着算盘，一心想要成为一个家财万貫的大财主。

他的剝削手段很多，主要是放高利貸。平时，他把家里的錢和米紧紧地鎖着，一点也不借出。一到四五月間，正是青黃不接的时候，尤其是每当发生干旱、田里收成不好的时候，他一方面向农民逼租逼債，另一方面又借出点谷子，强迫农民把田地房屋賤价卖給他。許多农民就是这样破产了。

有的农民卖掉了田地，走投无路，只得到附近荒山上开荒，种点紅薯杂粮度日。可是，这也难逃地主的魔掌。

有一次，一个县官做寿，魏万一特去道賀。他坐着四人大轎，在山野里行进，只见过去长滿荆棘和乱草的山坡上，布滿了一块块的黃土，上面长着青青的麦苗和蚕豆，魏万一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：“这样好的山土，难道能让这帮穷汉子白白种上庄稼嗎？不行，我要把它……”一个恶念头在他心里产生了。到



达县里，他把这事情告诉了那个县官，县官一听，满不在乎地说：

“俗话说，强占山，霸管水，既然有那样好的土地，你就把它占过来吧！”

“要是农民起来造反，怎么办？”魏万一并不怕农民反抗，为了试探县官的态度，他故意提出这个问题来。

“那怕什么？”县官回答说，“要是他们造反，王法不可以制裁他们吗？”

魏万一这下可放心了，忙点头称是，并向那县官敬酒三杯，感谢他的撑腰。

回到家里，魏万一高兴万分，连忙吩咐左右佣人备好马匹，赶刻石碑，准备好梭镖短棍，听候他的命令行动。

这是一个晴和的初春日子，田里的油菜花散发出阵阵清香，小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三三两两的农民在田野里劳动，他们把汗水洒在泥土里，盼望多打些粮食，使日子过得好一点。谁想到，这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了马蹄“得得”的声响，大家转头一望，只

见西北角的山头上，有一大堆人，走在最前头的是一匹大白马，上面坐着一个胖得像条大肥猪样的人，一面挥手，一面嘴里不停地嚷着：“快跟我来！快跟我来！”走在他后面的有一大群人，背的背鋤头，拿的拿梭鏢，还有一些人抬着一块块石碑，就像一群乌鸦，跑着，嚷着，叫着，吵得天昏地黑。每当那个骑马的人跑过一个山头，后面的人马上跟上去，在地上挖一个大洞，埋下一块石碑，接着又跑到另一个山头去了。农民们当时都糊里糊涂，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，都好奇地跑去看，只见石碑上刻着几个大字：魏万一地界。这下，大家全明白了。这块碑就像一声炸雷，震得大家眼冒金花，心烧烈火。他们把愤怒的目光一齐射向那个骑马的魏万一，纷纷骂道：

“这只恶老虎想霸占我们的山土，好毒的心呀！”

“这些山土都是我们农民用几代血汗开垦出来的，它是我们的命根子，魏万一要霸占，我们就同他拚命！”

“走，我们找他算帐去！”

当场就有几个不怕祸的青年提起鋤头扁担，跑

去找魏万一評理。他們跑了一山又一山，好容易才赶上那队人马。魏万一早就料到农民会反抗，事先就找了一帮流氓打手来給他保鏢，当青年农民快要逼近魏万一时，在场的流氓、打手和狗腿子都一齐围攏来，其中一个狗腿子对这几个青年吼道：

“你們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們来評理！”一个青年理直气壮地答道，“这些山都是我們农民世代代开发出来的，为什么要插上魏万一的石碑？”



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天下所有的土地，都是皇上的，你們穷鬼还爭什么土地呀！”另一个狗腿子罵道。

“如果說都是皇上的土

地，那为什么要插上姓魏的石碑呢？”还是那个青年的声音。

他这一质问，可把几个狗腿子难住了，他们张嘴结舌，一时答不出话来。魏万一看事情不妙，赶紧插嘴说：

“皇上有命令，要我魏某来管理这些土地！”接着，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发霉的大便纸，在空中晃了几晃说：“这就是皇上发来的圣旨……”

几个青年清楚地看到那张草纸上没有半个字，知道这是他骗人的鬼把戏，都很愤怒。有个青年实在忍不住了，指着魏万一的鼻子痛骂：

“你这是骗人！你想霸占我们的田地，不行，不行，万万不行！”

“呸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在老子面前骂人……”魏万一在马上气得蹦跳，大声喊道：“来人啦，给我打……”他的话音未落，站在旁边的流氓打手，拿起梭镖短棍，朝着几个青年农民扑头盖脑地打来，当场都被打倒在地，有一个青年的脑袋被打破，鲜血染红了草地。



几天以后，从魏万一那个大青砖瓦屋里传出一个消息：凡插上“魏万一地界”的山岭，一律属于魏万一的财产，今后由誰来种，听候决定；山上已經种上的青苗，一律归魏万一收获，如有违抗，从严惩办。

农民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，更是气愤极了，他們决心联合起来，同魏万一斗争。許多农民宁愿餓肚子，自动捐献了一点谷米和銀錢，推选几个会說話的代表出来，到县里告状。消息传到魏家，几个狗腿子倒有点担心，魏万一却不动声色，他向报信人冷冷一笑，才慢条斯理地从牙縫里哼出了几声：“讓他們去告吧，我魏某不是好惹的，看这伙穷光蛋能跳得几尺高！”

当天晚上，魏万一亲笔写了一封信，取出几十两銀子，派人火速送到县里。旧社会有句老話：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錢莫进来。”在旧社会，农民无錢无势，告状有作用嗎？还是看看事实。当农民代表一路辛辛苦苦赶到县衙门，正要送上状紙的时候，衙门当差的不但不讓他們进门，还蛮不讲理地把他們通通捆绑起来打了一頓，最后把他們丢到一間又黑又



臭的房子里。这几个农民根本没有想到，他们还在路上走的时候，魏万一的银子就已落进县官的腰包里了。

抗議遭毒打，告状反坐牢，农民们怎能忍受这股冤气！他们只好暂时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心底，时时刻刻告诫子孙要永远记住这笔血海深仇！有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半夜三更跑到山头上挖出那块可耻的界石碑，把它丢到污水沟里；有的还编出了痛骂魏万一的歌謠，以此发泄比海还深的阶级仇恨。

魏万一用跑马占山的手段，横蛮地霸占了产粮一万多担的良田，成了一个大暴发户。可是，他还不满足，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毒辣。他规定种他土地的农民，一律按二八开交租，就是农民收一百斤谷子，得向他缴纳八十斤租谷，自己只留二十斤。他放出的高利贷也特别高，如果农民上半年向他借一担谷，秋收以后，就得还他三担甚至五担。农民缴不起租，还不起债，就得到他家里做工抵债，遭受他更加残酷的剥削。许多农民不是被他活活折磨死，就是被他逼得出外逃荒要饭。

魏万一死后，他的儿子魏清公对他父亲跑马占山的掠夺手段佩服得不得了，特地请人照他父亲的形象，雕刻了一个跑马占山的木头像，供奉在魏家祠堂里，每逢初一十五，还要烧香跪拜，表示对他父亲“功德”的歌颂。

以后他的后代魏武庄，还在他的庄园前面修了一座牌坊，牌坊前面修了一道短墙，墙上写着“皇恩先德”四个大字，意思是说，他的祖先魏万一能够发这样大的家，是皇上赐的恩，是祖宗积了“德”，是做



了“好事”的結果。他想欺騙农民群众，为魏万一推脫罪責，可是誰会相信这些騙人的鬼話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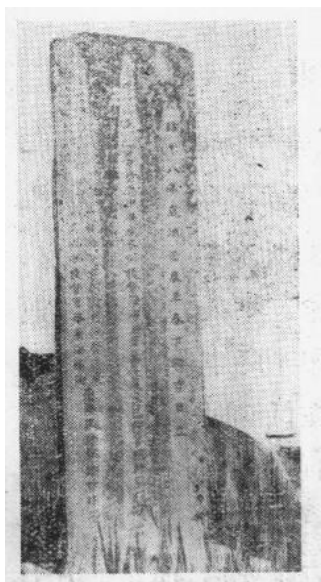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了，几千年的封建剝削制度被打垮了。在土地改革中，当地农民怀着同他們祖先一样的深仇大恨，斗倒了地主，分到了田地，并且把这个可耻的木雕像从魏家祠堂里拔了出来，但他們沒有把它烧掉，也沒有扔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，可以教育我們青少年一代永远不要忘記千百年来，地主階級剝削农民的罪恶，不要忘記劳动农民世世代代所受的苦难。

这就是这个木雕像的来历。如果有些小朋友不知道地主的土地是从哪里来的，不知道地主是怎样发家的，那么，这个木雕像的故事不是清楚地回答了我們嗎！

王 兵 編写

丁純一 插图





石碑血泪仇

照片里的这块石碑，原来立在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镇附近，它在土改时候，被当地农民打碎了，但是，这石碑近百年来却像一座大山一样地压在劳动人民身上。这里讲的就是这块石碑的来历，以及它的主人——方家祖孙四代，怎样依仗着它的权势，强占硬夺，成为潮汕平原最大的官僚、恶霸、地主的。

石碑的由来

一百多年前，正当我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——太平天国的时候，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鎮有一个流氓方小川，勾結当地豪紳，招兵买马，当清政府的奴才，鎮压农民革命。不久，方小川打败仗死了，他的儿子方耀继承了父亲的事业，繼續拿起杀人屠刀，乘太平天国革命处在低潮时，在珠江三角洲屠杀了差不多一万名天国的革命战士。接着又在潮州借“清乡”名义，进行大规模的烧杀，于是又有一万多农民惨死在他的屠刀下。方耀死后，他儿子方十三，又继承着他祖父和父亲的反革命家业，他早年当了清朝的戶部主事(官的名称)，“民国”后又变成了普宁县的反共“民团”副主任，专门干反对共产党的坏事。方十三的杀人本領，一点也不比他上代差。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时，他就曾在当地組織地主武装，假装农民队伍，誘杀了我們四十多名紅軍战士。他帶領的反动武装，仅仅在洪阳鎮附近的八乡十三村，就曾經連續去烧杀了二十七次，被杀

死的农民有三千四百六十多人！

方十三祖孙几代，就是这样—一个杀人的家族。也由于他們的这些反革命“功績”，获得了他們主子的賞識，那石碑，是清朝政府賞賜的。这也正是方门几代杀人的罪証！

当然，如果从表面看来，一块石头也沒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方家却正是凭借这权势，到处横行不法，他們霸占农民的土地、房屋、財物，数也数不清。方十三自称有“良田数万亩，势压全潮普”。还叫嚷什么“穷鬼（这是地主对劳动人民的侮辱）头頂方家天，脚踏方家地，身住方家屋，口喝方家水。沒有方府，誰也活不成”。

方家有这么多土地，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这些土地都是方耀、方十三，以及方十三的儿子方德，一代接一代，用杀、烧、搶、占的手段从农民手里夺来的。就拿方耀当潮州总兵那时候來說，借口“清乡”，一面烧杀，一面就把那里的土地占为自己所有，看到哪里的土地合他的心意，他就給哪里的人们安上一个“乱民”的罪名，于是哪里的土地就姓方。后



来，他更干脆了，学了过去恶霸地主霸占土地的办法，用敲鑼、撒谷糠的方法来强占土地，哪里听到他的鑼声，哪里看到他撒放的谷糠，哪里就成为方家所有了。潮、普各地到现在还流传着“听到方耀马鑼声，田地去掉一大坪(片)”的民謠。也正是这样，普宁林惠山、岐[qí]崗等很多村庄，农民就連自己建房子、厕所都要逐年向方家繳租，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已經成为方家的财产了。

火烧马院桥的故事

在潮汕平原一带，几乎每一个年紀稍大一点的人都知道：一八六八年，在普宁县洪阳鎮附近，有一段悲惨却又真实的火烧马院桥的故事，讲的就是方耀怎样搶夺农民土地，烧平村庄，建造起他的魔宮德安里的故事。

德安里，就在洪阳鎮南面，是一座方圓二里的宮殿式的大府第，里面祠堂、官舍、樓閣、佛堂、客厅、书斋、花园、蓮池、倉庫、刑场，样样都全，前前后后房屋有几百間。这德安里是方家的大本营，方十三祖孙





几代，就在这里过着
荒淫无耻的生活。

可是，在九十多
年前，这里本是林、王、周、吴杂姓聚居着一个美丽
村庄，名叫马院桥。有一天，方耀骑马经过，一看这
里地势不错，风景秀丽，的确是个好地方。即时狂笑
着说：“龙蟠虎踞，有灵气，真是子孙万世居住好地
方。”于是，下命令，就在这里建府。狗腿子问方耀，
对那些土地、村庄的原来主人怎么办呢？方耀想也
不想，瞪着眼睛说：“就说他们是乱民好了。”于是大
批兵马冲进了马院桥，见人就杀，见房屋就烧，全村
七百多无辜农民只逃出了二百多，整个村庄被烧成
了平地。接着，方耀又强迫附近几千名农民干了几
年，为他建起了这座魔宫。从此，马院桥就改称德安

里了。

在德安里附近，还有两个村庄，名叫赤髻[巾]鸟、马灵桥。方家又看在眼里，立刻霸占了赤髻鸟，改名为新福里，原来住在这儿姓徐姓賴的乡民，一律强迫他们改姓方，成为方家的奴隶。至于马灵桥，原是马院桥逃散的农民住着的，方耀嫌这批“乱民”在自己门口不妥，于是旧祸重演，又进行一次大屠杀。以后，从外地招来一批姓方的人到这里居住，这地方也就改名为福安里。这两个村的农民，不单所有的土地都改了姓，人也都成了德安里的奴隶。晚上要为德安里放哨，白天要为德安里耕田，还要包揽德安里所有的杂活，包括抬棺材、清粪土……

这就是火烧马院桥的真实故事，也仅仅是方家千万个霸占土地中的一个！

肮脏的买卖

在潮阳县的沿海地区，有一个方家专门设来收租的大仓库。为什么在这远离德安里百余里的地方，还有方家的一万多亩土地呢？这里又有着这样一段



故事。

原来，就在杀人魔王方耀的同一时代，潮州府的揭阳县还有一个大官僚，名叫丁日昌，这人在京城做文官，经常接近清廷的权贵和皇帝。方耀一想，和这样的人凑在一起，一定有好处。于是方耀就巴结上去，主动将当时清政府交给他的汕头市的统治特权转给了丁日昌，让他来搜刮人民的血汗钱。同时还给他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房子。当然，丁日昌是不会白白得他好处的。有一次，方耀看中了潮阳县榕江出海口的西臚〔16〕、桑田的大片沙田，眼馋极了：这里是江河出海口，不但土地肥，而且随着江河的泥沙冲积，土地就会不断向海伸展出去，越来越大。方耀把这番心事告诉了丁日昌，丁日昌说：“这还不容易！”立刻挥笔批了一道命令，就把这大片土地当作人情送给了方耀，方耀霸占了土地，就伪造契约，不写面积，只写“地界止海”（就是没有边的意思），跟着又一年年强迫当地农民义务为他筑堤围海，眼看田地越来越大。这里一共一万七千多亩土地就这样归他所有了。那些原来在自己土地上耕种的农民，一下就变



成了方家的奴隶了。

重租剝削

霸占土地、产业，这还只是第一步，更加駭人的，是德安里利用这些土地进行了残酷的剝削。

每逢收租时节，所有方家的仓库场上，就像赶集一样拥挤，誰也算不清这魔窟一年向农民搜刮了多少田租。

德安里收租的工具是远近聞名的，撮谷子的风车平常只有四扇，德安里的风车却都是六扇的；收租用的桄[lǎo]也是一年比一年大，人家最大的桄一桄只有四十八筒，方家的却是七十五筒，农民提出质



問，方家小地主却橫蠻地說：“人会一年年長大，柸怎么不会一年年長大！”魚庄湖村的農民李石仁忍不住說了聲：“这不公平！”小地主面色一變，狗腿子立刻一擁而上，當場就把李石仁活活打死了。李石仁的妻子懷孕七月，見丈夫死了，伏在屍體上大哭，哪知小地主發起獸性，一脚踢去，正中肚子，連同尚未出生的孩子一起喪失了生命。就這一句話，送了一門三條命，這是什麼世道啊！

為了收租，方家的租場還設了刑場，實行武力逼租，多少年來，多多少少農民被迫害死了。洪陽鄉有個農民方思安，為了還租，已經連續賣了兩個兒子，可還是交不清租，逼得他走投無路，跑到德安里門口自殺了。當然這也僅僅只是勞動人民千萬悲慘事件中的一件！

一個地主的發家史，是成千上萬戶農民的破家史。德安里發家了，千千萬萬農民的土地被霸佔了，身上的血被吸干了，多少人倒在路旁，死在荒野！



岐崗血泪恨

岐崗村，座落在烏犁塔下，正好與德安里遙遙相對。自從殺人魔王稱霸普寧之後，這村莊就像附近的其他村莊一樣，連續遭燒殺，僅僅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九月，就連續遭到二十七次燒殺。全村一千三百多人起來鬥爭，一半死在屠刀下。所有的房子全部被燒平，一千二百多亩土地全部被霸占，全部財物被搶走，就連“石門柱”也沒有給留下。鄉民含着眼淚奔入深山里，過着住石洞、吃野菜的生活。三年過去了，方十三眼看大片土地無人耕，租谷收不到，就裝出一副假慈悲的面孔，宣布只依舊規矩繳租納稅，誘騙鄉民回鄉。是啊，沒有農民的辛勤勞動，土地不會白長出糧食；沒有農民受剝削，地主又怎能活得成！方十三目的只不過要鄉民繼續受他剝削，為他勞動。可是久別故鄉的岐崗人民，實在也捨不得故鄉的土地，於是又陸續回鄉來，蓋起草寮(liáo)，重建家園，開墾荒地。地主看到農民回來了，真面目又露出來了，立即宣布：除了每年應繳納的租谷外，過



去三年中抗交的租谷，也要如数交清。接着，逼租的地主武装又要进村。农民这才知道受了騙，忍无可忍，組織反抗。誰料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一个夜晚，方十三以“抗租”为名，帶領五百多匪軍，突然包围了岐崗村，农民沒准备，当场被杀死十四人，又被捉去了十五人。为了搭救自己的階級兄弟，乡亲们忍气吞声前往伪县府說情。县长說：“拿七千五百个白銀来贖！”乡亲们到处求借，把七千五百个白銀的巨款繳了，領到的却是十五具死尸！方十三勾結伪县府勒索到“人头錢”之后，又要勒索“鎖头錢”。家属到刑场收尸，要打开脚镣的鎖，每具尸还得交八个銀元。

岐崗村的农民就是这样遭受方家洗劫的。可是这哪里只是一个岐崗村呢？哪一个村庄不遭受着大同小异的命运呢！

德安里的罪恶說不完，农民的苦难同样也是說不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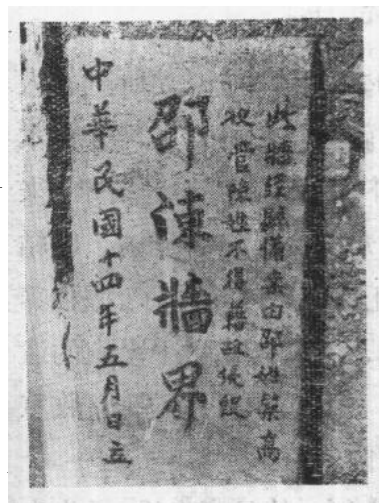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
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，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。方十三，这个穷凶极恶的大恶霸地主，到底沒逃出人民的惩罚。解放以后，他虽然化装为算命先生逃到汕头，但终于被人民抓到了。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公审时，参加大会的一下来了八万多人。在万众怒吼的浪潮中，枪决了方十三。仇报了，冤伸了，但是潮汕地区的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記方家地主百年来的血海深仇！永远也不会忘記那吃人的旧社会曾經給他們带来的灾难！

柯炳藩 編写

丁純一 插图





一戶地主的发家

有人說：“地主剝削都靠土地”，可是，地主的土地是怎么来的呢？讓我們透過这块“邵陳牆界”石碑，来看看解放前浙江臨安大地主“老閻王”邵开富、儿子“鉄算盘”邵瑞庭和孙子“活閻王”邵展成一門三代的发家史吧。

老 閻 王

在浙江省临安县潜〔qián〕川一带，只要听到有人讲起“老閻王”，都知道这就是指邵开富。邵开富本住在舟山，他在当地混不下去，就設法弄到条船，来到了临安。邵开富靠他有着一套欺侮穷兄弟、巴結财主的手段，被当地一个士紳王秀才看中了，把独养女儿嫁給他。王秀才一死，邵开富得了十多亩的遗产，就用来做起家的本錢，开始向农民放高利，收重租，雇长工，进行残酷的剝削了。

上沃村有个农民叫陈阿余，他父亲隆增，早先也是和邵开富一起从舟山来的。父子俩勤俭节约，到阿余手里，好不容易造了三間楼房，像鸟一样有了个窝，可是也带来了一身債，带来了一场灾祸。邵开富看到了这三間屋，眼馋极了，他想，三間屋正好在路边，开个店鋪，一年能掙不少錢呢。他知道阿余負了債，拚命和阿余攀老交情，要借錢給阿余。阿余知道邵开富沒安好心眼，可不敢領这个“情”。拚着自己一身力气，日干夜干，一直干到五十多岁，才还清屋債。

剛搬掉那塊石頭，眼看兒子已經長大成人，得娶媳婦了。邵開富本來見阿余不上他鈎，一直咬牙切齒恨在心裡，這回瞅中機會，就塞了三十元錢給阿余。阿余知道這錢燙手，可當時沒別的法子，就拿了下來。

以後，由於手頭緊，一直沒能還上。

一年、二年、三年……邵開富拖着不催。直到第六年除夕晚上，邵家狗腿子突然闖進了阿余的家，像凶煞神似地对阿余說：“邵太爺叫你去！”陳阿余知道上門沒好事，只得答應明天去，狗腿子氣勢汹汹說：“不行！”陳阿余沒法，只好連夜趕去邵家。走進廳堂，只見明晃晃的燭光下，“老閻王”高高坐在上面，一見阿余，就陰聲陰氣地說：“阿余，欠我的錢怎麼講啊？”阿余知道是指那三十塊錢，就說：“今年只有一天，錢是還不出啦，明年一定想辦法還你！”

“你还嘴硬，”“老閻王”連連冷笑說，“你还，你知道連本帶利，已欠我五百元啦！”

這筆帳怎麼算，只有“老閻王”他自己知道。阿余一驚，還是倔強地說：“五百元也要還！”

“老閻王”逼着說：“拿錢來！現在就拿現錢來！”

阿余气得話也說不出來，“老閻王”逼進一步說：“不拿現錢也行，就把你那三間屋給我！”

阿余知道中了“老閻王”圈套了，堅持不同意，可“老閻王”威脅阿余說不抵屋就馬上送官法辦。相持到半夜，阿余沒辦法，只得忍痛伸出發抖的手，在“老閻王”早已寫好了的文契上蓋了個指印。“老閻王”抓到了那張文契，又進一步迫害阿余。他知道阿余是硬漢子，要想留根辮子抓抓，硬把屋子抵成四百元，說還有一百元，暫時不還算了。但要遵守兩條：一，不准在外面喊債已還清；二，以後到子孫手里還是要還的。阿余要求暫住到秋后再讓屋。“老閻王”見目的已經達到，嘴上就答應下來了。

誰知道，一到二月初，“老閻王”乘阿余外出時，就派大批打手，把陳家的東西全部扔出，喀察一聲上了鎖，貼上開張通告了。阿余家裡的婦女、小孩對付不了這幫強盜，只得收拾起丟在路上的破爛，搬到銅橋山腳下的一間破草屋裡去。阿余的三兒啟根，那時還只有十來歲，心裡氣不過，半夜拿了把鋸子，摸黑回到自己家，爬進窗戶，沙拉沙拉把樓上的二梁鋸



起来，锯到还有一寸光景，就不锯了，到灶洞里抓一把乌煤，把锯痕涂抹得看不出。等他锯到第九根时，公鸡已经啼了两遍，他才从窗口跳出来，回身挥着小拳头：“你霸吧，叫你住不长！”

陈阿余回来，见家门已面目全非，顿时昏了过去。不久，终因忧郁过度，含冤死去了。凶狠的“老閻王”见阿余死了，魔爪又伸过来。阿余的一场丧事下来，陈家村阿余家的仅有的七亩活命田划到“老閻王”的田产帐上去了。

鉄算盘

“老閻王”一家占了陈阿余的屋，占了陈家的田，逼害死了陈阿余，可他們連阿余的下一代也不放过。“老閻王”逼阿余卖屋抵債少了一百元錢，传到他的第二代蹺脚瑞庭手里，就抓起那根“辮子”来了。蹺脚瑞庭是出名“鉄算盘”，心肠跟“老閻王”一模样，只是更阴险，更狡詐。他见阿余家沒田沒地沒家产了，就把脑筋动到他儿子头上去。硬逼着他的大儿子邦水、小儿子启根給他家当长工。“鉄算盘”管长工，就像管犯人一样，天不亮就赶长工起床下田，天黑收工。为了怕长工晚上“閑逛”，会消耗第二天劳动的精力，就把长工关进阴森森的下房。

邦水在“鉄算盘”家当长工，同样过着农奴一样的生活，干到二十四岁成亲后，蹺脚瑞庭还不准他回去。第二年，邦水受不了这份气，在腊月廿八日回家那天对管帐的說：“明年不做了。”这話传到蹺脚瑞庭耳朵里，到大年三十晚，就叫狗腿子把邦水找去了。

“怎么，不做啦！”邦水刚进厅堂，蹺脚瑞庭眯起

一对老鼠眼，盯着邦水问。

“不做啦！”

“嘿嘿，同你爹一样，硬倒是硬。好吧，把三年长工谷算去吧。”

邦水转身要走，蹩脚把眼一瞪：“嗨，慢点儿，你阿爸还欠着一百元钱，按月息四分，三年就有七百二十元了，你的长工谷连交小利还不够，怎么办呢？”

残酷的高利盘剥，也是地主的剥削发家手段，发家来源。蹩脚瑞庭的“铁算盘”真是敲了农民的骨头吸骨髓〔suī〕，比如有回他借给上沃村农民伍樟士一百元，以伍樟士的四亩田、十亩地作押，一过三年，“铁算盘”的篤一算，连本带利滚到了三百七十



元。吃掉了伍樟士的田、地还不算，牵走了伍樟士家仅有一条牛，还打光了伍樟士家树上的柏子，割光了菜子，才算了结这笔债。这回，邦水家的一百元同样是三年，怎么会变成七百二十元，当然只有“铁算盘”自己知道了。

陈邦水还不出债，跳不出这无形的剥削网，只有继续在“铁算盘”家受罪。

邦水做长工，拿不到工资，家里就更加困难了。父亲阿余生了一个子女，连续死了五个。六岁的弟弟，被一个没有儿子的姓金的地主，要去做养子，因为想家要哭，被凶狠的地主婆活活打死，小妹妹因为养不活，三岁就送给人家做童养媳，结果还是死去了。

活 閻 王

“老閻王”强霸巧夺，使得多少户像阿余这样的农民破产，“铁算盘”的高利盘剥，使多少户农民被搞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！到了“活閻王”本人手里，却又发展得更快了。邵展成在学校时，就靠上了反动政

府的官僚，参加了国民党。毕业后，連續做过伪法官，国民党县党部党务指导員。邵展成双手沾滿了革命烈士的鮮血。反动派因为他工作卖力，还提升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員。邵展成有了这些靠山，成立了自己的反动武装力量。这一来，就像老虎头上装刀子，更加横行不法了。“活閻王”不但用自己的“保卫团”“公堂”和“刑房”等工具来实行經濟霸占，而且还通过他所操纵的潜川整个伪政权中的乡、保长等亲信爪牙，进行更广泛的掠夺。农民俞阿才，一家四口，辛辛苦苦地刚把两亩桑园培植好，被“活閻王”看中了，自己不出面，指使保甲长，把俞阿才的正在生病的大儿子占銀抓去当兵，死在外面。又接着抓走了还未及齡的小儿子炳根，当他逃回来时，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不久就死了。俞阿才悲痛过度死去，丢下孤苦伶仃的妻子，“活閻王”唆使一个伪班长，深更半夜闖进俞家把她搶去了。就这样，一文錢沒付，两亩桑园落入了“活閻王”的手掌。这里，提到前面照片上那块墙界石，也就是“活閻王”霸占的鉄証。当年，“老閻王”占了陈阿余屋的陈家村，“活閻



王”把它整个儿霸占去了。现在，走进陈家村，还可以看到“活閻王”的围墙里，封的一道道大门，开的一条条狭弄，一幢幢杂乱不一的房，这就是当年“活閻王”兼并别人财产的痕迹。如果你问一问当地的老年人，他们还会告诉你，“活閻王”用大厅改的“后院寝室”，是霸占陈阿孝家的，“活閻王”用六间两厢走马楼改的谷仓，是吞并洪阿通家的。还有“活閻王”强夺陈家一个孤老太婆住的房屋。邵展成占了这些屋，就在四周筑起了一丈五尺多高、二尺四寸厚的围墙，立起了这占地墙界石，梦想世代代霸占下去。

短短的五十几年，“老閻王”祖孙三代，从几亩水田发展成为拥有二千多亩水田、二千多亩山地的恶霸地主。他们占夺每一寸土地，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泪水。

解放以后，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劳动人民，打倒了地主阶级。可是，大家知道，一切剥削阶级是不甘心自己灭亡的。“活閻王”邵展成也还妄想垂死挣扎，解放后，先是逃往当时未解放的定海，以后又潜往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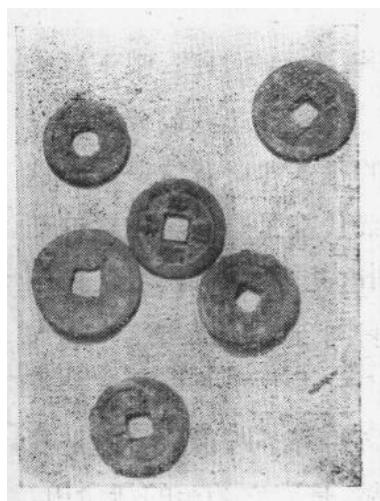


海，伪装小販，阴谋破坏。但最后终于被我們公安部门捕获，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，解回当地公审。人民政府根据群众要求，依法枪决了“活閻王”邵展成，为潜川人民报了几十年来的血海深仇！

蔡 涉 編写

丁純一 插图





七千个銅錢

旧社会里，地主阶级用各种各样方法，詐騙强夺农民的田地。这照片中的六个銅錢，是浙江省象山县民主公社崔家岙〔ao〕第四生产队社員李文兴老爷爷祖上传給他的紀念物。这几个銅錢，就是地主阶级罪恶活动的铁証！恶霸地主肖阿五以七千个銅錢，占去了李家四亩活命地。下面，就請李爷爷讲一讲这“七千个銅錢”的故事吧！

我今年八十二岁了，在新社会过的幸福日子不比你们长多少。吃过去苦，方知今日甜，眼下这蜜糖般生活，真是越过越甜。可要提起我们劳动人民在旧社会，那才不是人过的日子哩！我这一辈是这样；我的父亲，爷爷，世世代代都是这样。就拿这几个铜钱来说吧，每当我看到这几个铜钱，就会联想到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肖阿五，一提起这只吃人虎，旧恨新仇就涌上心头。

我太公在世的时候，留给爷爷四亩地。这是我们李家祖祖辈辈的汗血结晶，是靠它为生的活命田。太公死的时候，千叮万嘱对我爷爷说：“穷，宁可穷到卖锅，可不准卖这四亩地。我们务农人家，卖了地就是卖了命。”他还说，“我死了后用黄土压肚不说你不孝，如果卖了地，这可是大逆不道！”

太公死后，族长一股劲要爷爷借钱为太公开丧，爷爷还是坚持着按太公遗嘱办事，简简单单埋了。当然，穷人家没底子，尽管办得简单，也还是负了些债。

将近年关，突然来了件意外事，本来说定第二年秋后归还的钱，债主来说他手头紧，非提前归还不

可，一日三討，这可真是硬要在石子里榨油，逼得我爷爷没办法，只好东躲西避。

腊月廿八那天黄昏，忽然有人来叫门，太婆以为又是債主来了，連忙把爷爷往床底下一推，就出去开门。门开了，来的可不是債主，是离我村二里多远的肖家村地主肖阿五。他背了一袋銅錢进来，笑着說：“嘿嘿，‘表嫂’，今天我出门討帳，跑了一天路，人累天黑又肚痛，这一千个銅錢就在你家放一放。”

我太婆惊呆了，肖家村离我們这里有二里多路，平时从沒往来，这“亲戚”怎么攀得起来？我太婆要推脫，肖阿五却好像已經知道我太婆意思，搶到头里說：“上村連下村，同是象山人，我們祖宗还不是有亲，大家是熟人，銅錢放一放，明天来拿，你还能不认帳？一千个銅錢也算不了什么，要是你年关有困难，用掉也沒关系。”

这时，我爷爷从床底下爬出来了，爷爷知道肖阿五不好惹，一定要他把錢帶走，可是肖阿五放了錢，拔脚就走，还說：“‘表嫂’，我这是好意，別当恶报。”

肖阿五的脚刚跨出门，債主的脚就踏进来了，他



见桌上有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背了就走。

有什么办法呢？第二天，太婆到肖阿五那里去。可是沒等太婆开口，肖阿五就說：“‘表嫂’，一千个銅錢你用了吧！沒关系！以后有能力就还，沒能力就算了。”

爷爷当然不想白拿人家錢，他只是想明年拚命

干一个春季，等春花收后就还他。誰知偏偏天不从人愿，第二年是个荒年，四亩地还没有收上百斤粮，不但还不了帐，連生活也过不下去。爷爷没办法，只好带着我爹去帮短工，凑付着过日子。

这年过年，又是腊月二十八，肖阿五背个錢袋又来了。一进门，我太婆就急起来了；家里吃中餐愁晚餐，一时哪凑得起錢来还呢？太婆想請肖阿五緩一緩还債，肖阿五滿口答应，还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‘表嫂’，我們是亲戚，天有不測风云，誰能不有个急难时候呢？对了，我这儿收来了一千个銅錢，你先拿去用了再說。”我太婆拚命搖手不要，肖阿五就轉过話头說：“那就算我‘放’在你这里的好了！”說完头也不回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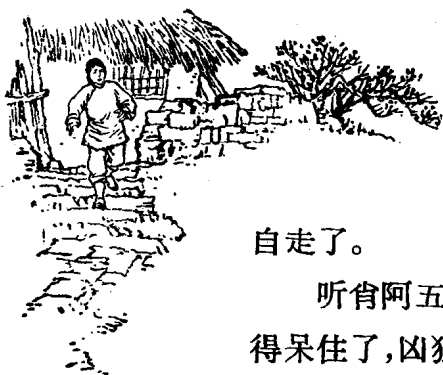
我太婆是老实庄稼人，怎么知道地主肖阿五耍的什么鬼花样呢！就这样以后又“放”了几次。我爷爷当然也知道这錢不好用，总想凑足了送回去，可一来是識不透地主阴謀，还有那时节也正好碰上一年受灾几年荒的时节，尽管爷爷平时穷得家里吃草根树皮，不去动它，可是开了春，地不能誤啊！人誤地

一季，地誤人一年，不得已动用了一部分，錢湊不齐，又拖下来，爷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四亩地上，等秋后收成后湊齐送回去。

誰知就在这一年春上的一个早晨，肖阿五又来了，这回可沒背錢袋来，一进门就冲我太婆說：“‘表嫂’，日子长了，数目大了，該立个据記一記才是，免得日后口說无凭。”說着，从袖里拿出早已写好的“借据”，叫爷爷盖印。

欠了人家錢，当然只能由人牵着走，爷爷没办法，只想暂时可以不还，就在“借据”上打上手印。肖阿五见爷爷指印盖上借据，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似地一陣奸笑带着“借据”就走。爷爷一听笑声不对，猛想起肖阿五在紙上究竟写了些什么，会不会是这四亩地！地，地是命啊！

“还我借据！”我爷爷发疯似地冲出去，拖住肖阿五不放。这时，肖阿五这恶狼真相露出来了：“嘿嘿！据上写得明明白白，本金銅錢七千个，加上利息一千，秋后归还，四亩地作保，过了期……哼，万里江山一点墨，写了借据我肖老爷还怕你翻案！”一挥手，顾



自走了。

听肖阿五这一說，我爷爷惊得呆住了，凶狠的地主肖阿五，他左放一次，右放一次，怎么一下变成了七千个銅錢，这笔混帳只有肖阿五自己知道，再說要利息、要押地作保，我爷爷过去連做梦都不曾想到啊！

到那时，爷爷完全明白了：地主肖阿五是看着我家四亩地眼紅，在暗算我們。太公死后，他串通族长要我家开办丧事，就得向他借錢，爷爷沒干，这一步他失算了，于是又生奸計，一方面勾結債主逼債，一方面想出了放长綫釣大鱼的毒計，让



我太婆去上圈套。这些事連成一条綫，便是夺地。爷爷看清了这一点，可已經来不及了。

秋收季节，收成又不好，大利滾小利，雪地滾球，越滾越大，这样，这块命根子——四亩祖业地被地主肖阿五夺了去。这块地要在当时，可以卖五六十千錢，可肖老五却只花了名义上七千个銅錢（实际上七千个都不到），就軟詐硬欺占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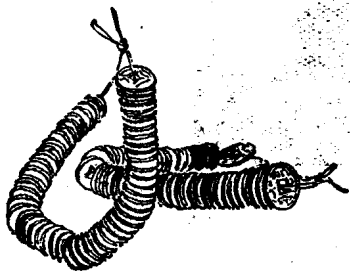
地，被地主肖阿五夺去了，可地主存放在我們家的那些血腥錢，爷爷却把它保存了下来，一代一代传下来了。前面照片上的几个銅錢，就是地主夺地的罪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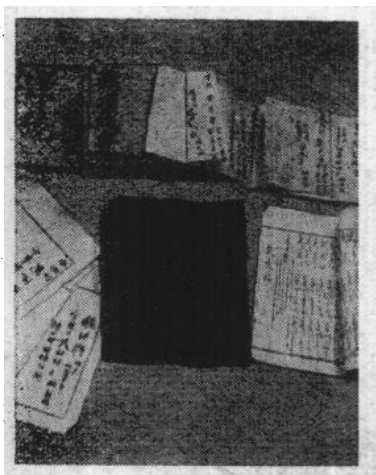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讲的是故事，这可完全是真实的事情，肖阿五就是用这些卑劣的手段起家，变成了一个拥有二万三千余亩田地、一万余亩山地的大恶霸地主。只是现今有了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才斗倒了万恶的地主阶级，我們劳动人民才能当家作主，过幸福生活。但是我們决不能忘記过去。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，美蔣匪帮还窃据着我国的領土台湾，时刻妄想窜犯大陆。国

內被打倒的剝削階級，一些不甘心于滅亡的反動階級分子，還念念不忘他們過去的“好日子”，他們只要有機會，就想進行復辟活動，想重新騎到人民頭上來！親愛的小朋友，你們可千萬要提高警惕啊！

周友端 整理

金 奎 插圖





“吸血鬼”杨掌高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知道这张照片里是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帐簿，也是解放前，杭州市笕桥地区水墩村地主杨掌高，年年月月，吸取农民血汗的罪证。

杭州笕桥水墩村有个远近闻名的“吸血鬼”。这个“吸血鬼”从小就长得一副猴相，下巴又瘦又尖，加上一对贼眼乌珠，一眨一眨的，显得特别阴险、刁猾，他就是杨掌高。杨掌高的爷老子本来是街上的一个大恶棍，明的是摆咸鱼摊，暗地里什么坏事都做。杨掌高从小跟他父亲做坏事，学得了一套欺压农民，霸人财产，吸人血汗的本领。就拿水墩村来说，七八十年前的水墩村，还是一片荒土墩。后来邻近地方闹灾荒，一批批农民拖儿带女逃荒到了这里。为了活命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饿着肚子烧茅草，割刺蓬，搬石头，挖树根，辛辛苦苦干了十多年，好容易整得像个样子，贼眼心凶的杨掌高，看着就眼红口流水了。他昧着良心，勾通官府，花了每亩二百四十个铜钱的钱粮税，领得了坍塌头等地方的一大片土地“图照”。就这么一来，这一大片荒土就变成杨家祖业了。农民们不服，要去告状，可是杨掌高霸占土地就是靠的官府撑腰，这叫农民告到哪儿去呢？

杨掌高从农民身上霸占去大量土地后，就通过收重租、放高利、雇长工等手段，来进一步吸吮农民

的血汗。

杨掌高剥削农民的花样很多，有地租剥削，高利贷、雇工、商业剥削等等。单拿他的地租剥削来说，也有什么“定租”啦，“分租”啦，“押租”“预租”啦，“租地留桑”啦，等等，真是说也说不完。杨掌高这一套各式各样的地租，真像是插在农民身上的一根根的吸血管，不停地吸取农民的血汗。

这个地主出租的土地，亩分不足、租金重不去讲它，更厉害的还是他的“租地留桑”这一手。杨掌高开片桑叶行，所以他在不少土地的四周都种有密密麻麻的桑树。农民租他地，就得给他白白管桑树，可是种桑树占的地却不扣去，而要照常上租，并且，由于桑树的根很长，农民用血汗钱换来的一点点肥料，浇在地里，大都被桑树吸收去了。再加上桑树长得又高又大，地里的庄稼晒不到太阳，就好像没奶吃的小孩子一样，又黄又矮，产量很低。

一九二四年那年，水墩村的一个农民黄春发，因为穷得没有办法，只得去向地主杨掌高租了四亩半地，可是；就这四亩半地，杨家种着桑树的地位，却

占了一亩多，能种庄稼的实际上只有三亩零点，而狠心的地主，却还要黄春发按五亩地缴租，每年每亩租米四斗，不管年成好坏，有收没收，一颗米也不准少。当时，黄春发听了真气破了肚皮，想不租他的地。可是再回头想想，自己赤手空拳，不租点地种种，又吃什么呢！只得咬咬牙齿租了下来。从这以后，他就拚着性命，日日夜夜地做，谁晓得，一担又一担的肥料施下去，只是好了地主的桑树，就不见庄稼好起来。黄春发见了，真是心酸极了。但为了自己能够多吃几颗粮食，还是死马当着活马医，起早摸黑地积



肥料、割草。这样，到了第二年，心血总算没有白费，眼看着地里的庄稼渐渐地好起来，心里的愁闷也解了一半。哪知道还是老鼠跳在磨糠里——空欢喜。贼眼心凶的地主，一见年成不错，又玩弄起新的剥削花样。他夹个帐本本，一摇一摆地走来，对黄春发说：“今年年成不错呀！到期，每亩加两斗米小租。”没等黄春发开口说理，地主又接着说：“不愿交，我可要抽地另租了。”看！地主的心多狠毒啊！可是，有啥办法呢！在旧社会，地主有财有势，你有千条万条理由，也硬不过这些“吸血鬼”。黄春发只得把满腔的愤怒闷在心里，答应下来。这一年，黄春发种了两季蔬菜（夏季是冬瓜、南瓜或茄子，冬季是萝卜），每亩地的收入折米，也只不过十一二斗米。除去抛本落籽花的钱，再经过杨掌高这样一层又一层的剥削，剩下的喝喝薄粥汤也不够了。就这样，黄春发一年到头，辛辛苦苦，流血流汗，喂饱了地主的肚皮，自己却还是落得个借债过年。

而杨掌高，却是一举数得，收到高额租金不算，他的“租地留桑”一手，一不占地，二不用肥，就可以

坐等桑叶的丰收，既为他家里养蚕找到了桑源，又给他经营的“桑叶行”找到了可靠的来路。地主杨掌高家的“租地留桑”的桑树约有四十亩，如果每亩算他收三十担桑叶，那每年光桑叶的收入就有四千多块银元！

杨掌高的地租剥削凶，他的高利贷剥削也厉害。

那时候，水墩村的农民有句话，叫：“铁算盘，的笃响，农民家里算得空荡荡！”这就是说的地主杨掌高的高利贷剥削。

杨掌高的高利贷剥削，就像旱地蚂蟥一样，越叮越深，越吸越进，血没有吸饱是死也拉不掉的。他放债的利息，真也高得惊人，通常是“五还六”，这是按一年里头的年关、清明、端午和中秋四个大关来计算的。比如说，过年时借了他五元钱，到了第二年清明节，就要你还六元，如果到了清明节，你还不出来，再推迟到端午节，那就要还七元二角了。如果再要推迟下去，到了第二年年关，那么利上加利，你借的五元钱就得还他十元零六分八厘了。这个利息，实际上比对本对利还凶。而且向他借钱，还有两个苛刻条件，

一是沒有土地、房屋作抵押，不借；二是沒有中人作保，不借。這些我們不去說他，更陰險的是地主還要在押契上玩弄“死頭活尾”的花樣。他為了通過放高利貸這個剝削手段，達到侵吞債戶的土地、房屋的目的，在立借契的時候，一開頭總是這樣寫：“茲有×××，借錢××元，因到期無力償還本利，挽中說合，願將所押土地房屋永載割截，永無反悔。恐口說無憑，立此存照。”這就是說的“死頭”。但他在表面上想裝裝“善”人，在押契的最後，又寫上一句：“限業主某年某月前來回贖，逾期不贖，任憑銀主過戶。”這就是他給借戶的“活尾”。實際上這只是騙騙人的。因為借他的錢，利息高，借期又短，還期又把你扣在年關或者正是農民“青黃不接”的困難時期，哪個會有許多錢去還本還息，贖回土地房屋呢。而且，即使你到期真有錢去回贖，那他還會想出別的毒計，把你的土地房屋吞沒。

那時，水墩村有個農民陳春龍。一家四口人，原有五畝多地，三間房屋。農忙時，種種地，農閑時，陳春龍自己再做裁縫，給人做點衣服賺點錢。這樣，一

家的生活也过得去。可是，有一年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陈春龙的五亩地的庄稼，碰上了天灾，弄得颗粒无收。陈春龙自己又生起大病来，不但做不成裁缝活，而且为了医病，还借了一屁股的债。后来，病虽然好了，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就越来越困难了。不得已只好用五亩地作抵押，向杨掌高借了十五块银洋。誰晓得，就是这一张纸契，給春龙一家人种下了祸根。

阴险毒辣的地主，一见五亩地押契到手，就想起了霸占这块肥肉的阴谋。他知道陈春龙这个老实人，是一定会想尽办法来贖押契的。于是，他使了个毒計，用乌炭涂改了押契上回贖的日期，再把押契放在灶鍋里蒸了蒸，使新押契看起来像张旧押契，新改的笔迹，看起来也像原笔迹一样。

陈春龙对这件事，一直蒙在鼓里。他白天捏紧鋤头，在地里拚命地做，晚上，又深更半夜地給人家縫衣服。为了補貼家用，他老婆也日夜打草鞋卖。两夫妻朝朝夕夕，积攢点錢，就是想到时候把押契和土地图照贖回来。

哪晓得到了第二年年底，当陈春龙凑足本利，喜



冲冲地去杨家贖押契时，杨掌高见了，故意假惺惺地问道：“姓陈的，你到我家来有什么事？”

陈春龙一听口气，觉得

不妙。就接上說：

“我是来还去年那笔錢的呀，請你把押契和土地图照还給我吧！”

“哦，那笔帐啊！那笔帐你我双方早就两清了，还退什么押契、图照呀！”

陈春龙气得半天才說出一句話：“你，你……不能这样黑着心讲话呀！押契上不是明明写着是今年年关还清，这我們全家人都是記得清清楚楚的！”

地主见压不服陈春龙，就进屋拿出那张涂改过的押契，板着猴脸冷冷地說：“你看，贖期早过了，还

想做什么？”陈春龙发觉押契上的日期不对头，就当扬和他争执起来。杨掌高自知理亏，不敢再争下去，就凶狠狠地叫手下人把陈春龙撵了出来。

陈春龙回到家里，觉得实在咽不下这口冤气，第二天，就托人写了张状纸，去告杨掌高。但是，“堂堂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，在旧社会，官府和地主都是一鼻孔出气的，哪里有穷人说理申冤的地方。这场官



司从乡告到市，一直到省，足足打了一年多时间，陈春龙原来准备贖地的血汗全部花光了，三间瓦房和大大小小的家具也变卖一空，但是状子仍旧被一层的批駁下来，地主杨掌高照样还是逍遥法外。从此陈春龙一家的生活也就越来越困难了。

春龙嫂，每天里听着陈春龙唉声叹气，听着两个孩子哭着要饭吃的声音，心里真是越想越气愤，不久她实在憋不住了，就心一横，上吊死了。春龙嫂一死，接着，儿子也饿死了，女儿又跟人逃荒走了。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逼得陈春龙因此神经失常，没有多久，也含着一肚皮的阶级深仇死了。

在水墩村，像陈春龙这样，被地主杨掌高用高利贷盘剥得家破人亡的，何止这一家啊！而恶贼杨掌高，却在无数家农民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的基础上，吸着农民的血汗，起家发财，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盘剥，就从一个咸鱼摊贩，变成了一个占地三百多亩、拥有三十多间房屋、笕桥一带人人痛恨的“吸血鬼”了！

众文编写

丁纯一插图